

「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北方的冬天是無雨的，枯荷是留給冰雪的。

枯荷

池水結冰之後，枯荷便被封印。莖稈粗細不一、剛柔各異，有的莖葉子立，有的斜腰折斷，有些纖柔如虹；至於荷葉，有的平鋪在冰面上，有的如揉搓的紙團凍在冰層裏。最妙的一場雪過後，平整的池面如潔白無瑕的紙，黑色的枯荷，如橫、豎、撇、捺、點、折、鉤，錯落有致、濃淡不均地排布其上，好一幅渾然天成的狂草。

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荷花明明是夏天時最為豐腴亮麗，然而無論是作畫還是攝影，如若以「接天蓮葉無窮碧」為素材，往往只能拿來做個裝飾畫；而那些傳世名作或獲得國際大獎的，卻是以枯荷居多。

不止枯荷，還有枯藤、枯松、枯梅、枯蘭——「枯藤老樹昏鴉，古道西風瘦馬」「枯梅一樹半斜欹，西風吹淚滿鬚絲」「枯柳無風影不搖，敗牆頹屋意蕭蕭」「枯蘭淅冷，寥落寒江秋晚」「窗紙悲嘶萬壑風，石樑飛澗倒枯松」……字裏行間，畫內詩外，與枯字相伴的，都是昏晚、古老、寥落、寒冷、蕭條、頹敗。

面對枯荷，那種殘缺美和物哀感，總能引人遐思。世間萬物，草木榮枯，由熱鬧而寂寥，從燈火璀璨到煙花易冷，穿越時光，繁華凋盡，總有枯荷般的落筆。所謂「十分清瘦似詩人」，個中的韻味和風骨，得到偏愛也就不奇怪了。世間各色人等，樓起樓塌，由盛而衰，從喧囂退到寧靜，從繁雜歸於簡單。面對一池枯荷，或追憶憑弔，或警醒觸動。

但仔細想來，這些其實都是成年人的心境和煩惱。「短笛無腔信口吹」的小牧童，只管採一張大大的荷花頂在頭上，一邊剝蓮子，一邊偷覷那「細雨魚兒出」，哪有興趣到秋天看枯荷呢？去注視枯荷的，是枯瘦的心緒和枯瘦的目光。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新生活」科普

我從家鄉到北京讀大學不久，有個老鄉請我吃晚飯，吃的是麥當勞。端着托盤在餐桌坐下後，我很自然地問同學：筷子從哪裏取？這是我第一次吃麥當勞，也是第一次正餐時間吃一頓不用筷子的「飯」，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最近，短視頻博主「打工仔小張」走紅，又讓我想起了這件有趣的往事。

打開「小張」的視頻，看到的是怎麼去醫院掛號，怎麼辦理護照，怎麼坐高鐵地鐵，怎麼點一杯星巴克咖啡……或許你會說，這些事經常做，實在太普通了，難道還用教嗎？我想說，是的，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都是學習的內容，就像我在二十多年前明白吃麥當勞不需要用筷子一樣。

吃飯、走路、聊天，是生而能行的；但是，吃什麼飯、怎麼吃飯，走什麼路、怎麼走路，聊什麼天、怎麼聊天，需要後天學習。所謂禮儀，其實是群體內約定俗成的共識；而所謂文化，是學習來的規矩、被規訓的本能。

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快速推進城市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入一線城市

生活，而許多老年人為了照顧孫輩或養老也遷居到城裏。與此同時，原本被看作大城市符號的星巴克、麥當勞、地鐵，也逐漸向三線四線城市擴張。這股雙向的大潮，催動同一種變化，讓我們的生活裏出現了許多新內容，包括「小張」視頻裏提到的那些。我們沒有必要刻意給這些新內容貼上「高級」或「文明」的標籤，但作為生活在當下的人，如果不去了解、學習和適應，就會有許多不便，至少會遭遇「露怯」的尷尬。為此，我很想為「打工仔小張」點

個讚，因為這個博主以輕鬆的方式，分享着生活新內容的經驗，把生活中基礎卻必要的新知識告訴需要它們的人，而這有助於人們更順利地建立起對新樣式生活的信心和熱情。而為這種「金針度人」的精神創造傳播和踐行的平台，也正是網絡社交媒體社會價值所在。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記者「易容」術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位京媒記者作為「乘客」調查發現，列車上售賣員經常以兩元礦泉水已售完為由，仍只賣更高價格的礦泉水。在調查報道刊出後，相關情況有所好轉。

另一位記者為調查某汽車4S店故意砸壞車主零件騙取保費的亂象，在4S店裏做了許久的「學徒」，日久難免生情，記者曝光「師傅」時還曾心有不忍。還有一位北京記者同行，為找到一家快餐店後廚使用過期食材的證據，在快餐店工作了半個多月，作為「打雜工」的記者「兢兢業業」，據說每天削切百餘斤土豆、洗幾百個碗碟而

無半騷，待拿到證據後提出離職時，快餐店主管對這位「打雜工」還有些捨。

一位調查記者告訴筆者，記者的「易容」也並不是每次都能奏效。一位女記者調查燕窩成分時去應聘生產工，用人主管見女記者長髮披肩、腳穿高跟鞋、手裏挎包也不便宜，隨即「不予錄用」，事後這位女記者被同行調侃不是應聘「女工」而像是在應聘「老闆娘」。不久前，同樣有一位記者要調查食材問題去漢堡店做工，這位「小工」經常忍不住大談俄烏局勢和股市，終因「談吐不凡」引起懷疑，財務人員再查

其社保紀錄，果然發現前繳納單位竟然是北京某報社。

當然，記者暗訪也面臨法律和倫理的邊界問題，如能否使用假身份證？能否像警察一樣使用追蹤器？還有一個場景，如果記者在調查賭博時下注贏了錢，這筆錢能揣進自己兜裏嗎？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第五針

病，當然打啦。」與其說母親有大無畏精神，倒不如說她對現代醫學有信心。二〇二一年三月，母親接種了首劑新冠疫苗。

往後下來，母親按照疫苗接種時間表定期接種，同年底十一月已經接種第三劑疫苗。每次接種疫苗，除了手部有些疼痛，沒有其他任何不適。直到去年四月，母親接種了第四劑疫苗。這兩年期間，母親因為其他身體毛病曾經透過急症室而住醫院。每次入院都被醫護人員查問有否接種疫苗。「我已經打吃四針。」母親說。醫護人員的眼神

都談有些詫異，好像在佩服老人家能有如此勇氣。基於疫情防控，公立醫院都不能探病，令我不無擔心。猶幸該幾次住院她都能痊癒，然後回家繼續好好生活。

去年十二月，最新的二價疫苗問世，母親問我是否可以接種。「按時間表計算，再加上你屬於高危群組，那是可以接種的，但你不擔心有副作用嗎？」春節之後，母親已是八十七歲，我盡責地提醒她。「應打就打啦！」母親仍是一貫勇往直前。由是，母親接種了第五針疫苗。

我和我最親密的家人，在這疫情期間都未曾受到感染。除了我們自己做好防疫措施，其實彼此間亦互相牽連。與其說我在保護母親，她其實也在保護我們。母親定期接種疫苗，讓她自己不受感染，同時也讓我們更加安全。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煎餅磨坊起舞的巴黎人

二月二十日是法國印象派大師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誕辰一百八十二周年。他在一八七六年繪製的油畫巨製《煎餅磨坊的舞會》無疑是印象派繪畫最重要的符號化之一。本周所推薦的這張於一九六一年由DECCA公司灌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收錄在「偉大作曲家和他們的音樂」系列中再版發行的唱片便以此作的局部為封面。專輯由匈牙利指揮大師喬治·索爾蒂執棒柯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管弦樂團演繹兩首和雷諾阿共同活躍於巴黎的同時時代作曲家雅克·奧芬巴赫和夏爾·古諾的名曲，分別是輕歌劇《快樂的巴黎人》和芭蕾舞



樂《浮士德》。十九世紀末，巴黎蒙馬特高地煎餅磨坊前的空地上一度成為了巴黎人尋求娛樂消遣的必到之處。每周日下午，時髦的巴黎人們吃着由磨坊風車磨製的

麵粉所烤出的麵包，點杯紅酒伴着音樂把酒言歡暢談，一派歌舞昇平之象。雷諾阿《煎餅磨坊的舞會》用略高於視平線的視角所記錄的就是某個周日下午人頭攢動的聚會場景，看似混亂的畫面則虛實相間、井然有序。左側身穿淡粉長裙的女士背背線條和右下角幾位長椅上閒聊的男女頭部向頂端延伸，此金字塔構圖的焦點匯集到棚內正在演奏的樂隊。豐富明快的色彩、清晰卻略略的流暢筆觸，以及陽光透過樹木灑在人們身上的斑駁光影……上述特徵凸顯出印象派畫家走出畫室捕捉室外現實生活的真諦。唱片封套罕見地裁切掉了畫作右

側絕大部分的近景人物刻畫，聚焦左側正在空地上成雙成對相擁起舞的巴黎都市男女。要知道，奧芬巴赫《快樂的巴黎人》中的康康舞曾是紅磨坊的「主旋律」，而這所享譽世界的歌舞廳也坐落在蒙馬特高地，因此用雷諾阿代表作表現十九世紀末快樂的巴黎人可謂再應景不過了。

「碟中畫」奧芬巴赫《快樂的巴黎人》&古諾《浮士德》／《煎餅磨坊的舞會》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百分之零點三七的輝煌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星際爭霸II》中國選手李培楠（遊戲ID：Oliveira）在二〇二三年IEM總決賽中以四比一戰勝韓國傳奇選手Maru，奪得冠軍。

我沒有玩過《星際爭霸II》，但在多年之前玩過它的前作《星際爭霸》，這款幾乎可以被稱為電競萌芽的遊戲。也是通過《星際爭霸》，我知道了APM不單單可以指觀塘那家商場，還可以是一個「手速」單位——Actions Per Minute，每分鐘操作次數。《星際爭霸》職業選手的APM通常高達兩百至三百，也就是每秒四到五次操作，是普通玩家的三倍左右。從這個數據，《星際爭霸》系列遊戲對玩家操作和熟練度的要求就可見一斑，這雖然為《星際爭霸》和《星際爭霸II》帶來了極強的競技性和觀賞性，但另一方面也縮小了遊戲的玩家群體，以至於剩下的，都是所謂的「硬核玩家」。

比賽開始前，李培楠奪冠賠率僅有百分之零點三七。百分之零點三七，也就是一賠兩百七十。有網友評價李培楠奪冠，就如同中國男足世界

盃一路擊敗巴西、法國、阿根廷奪冠。我特地去查了一下，二〇〇二年中國男足唯一一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圈，當時中國男足奪冠的賠率是一賠七百五十。雖然不太嚴謹，但可以粗略的理解成「三個李培楠星際奪冠的難度，就足夠讓中國男足獲得世界盃冠軍了」。百分之零點三七，這個數字代表了李培楠對手的強大和他奪冠機會的渺茫，但這位不懈的追夢人在最後的淘汰賽階段中先後擊敗了各路大神，其中還包括一場先失兩局後連扳三局「讓二追三」的驚人逆轉，最終站上了冠軍之巔。

李培楠在賽後採訪中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十分努力的普通人，每天會花費十二小時甚至十五小時來練習。」其實，能堅持用自己三分之一生命來追夢的，無論成敗，都不是普通人。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母親的相片

母親專門留給我的那張相片，並不在我一直珍藏的那本影集裏——那本影集，大四開，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頗流行的款式，很有質感的硬紙盒經過精心裝裱作為封皮，上面是幾朵綽約的牡丹花，用的是工筆水彩；每一張塑料材質的內頁，精心地隔出一個一個小袋子，可以將菲林沖洗的相片一張一張插進去；內頁和封皮之間，有類似於扉頁的紙，上面用花體字印着「Happy Memories」。翻過一頁一頁，便是走過我的百年、周歲，然後小學、中學。最後一張相片是全家福，上面十四歲的我眼神裏滿是少年的憂鬱。

我十四歲那年秋天，母親做完最後一次化療，專門去王府井相館拍了相片。母親辭世時，窗外飄着那一年的初雪，整理遺物，才發現母親不知何時將這張照片放在了我的影集裏。後來，求學、工作，在不同的城市間輾轉，之後終於在香港定居下來。母親生前信佛，我於是到寺裏請了幾本經書，將母親的相片和經書放在一起。每到初一、十五，我會燃幾支香，表達對母親的牽念。

相片將母親的笑容定格在四十三歲。而我一天天老去，年紀如今也來到了這個數字。如果說在此之前，抬頭看到母親的相片，她在用目光日日敲醒我不時想要「躺平」和沉睡的青春，那麼，從這之後的生命時光，母親再沒有辦法告訴我如何變老，因為她從未經歷、亦從未老去。

如果母親健在，今天就是她七十二歲的生日了，而我也一定早就「子女成行」。任憑老闍如何不滿，我也一定會請假，帶着禮物和孩子們去看她，親自下廚做飯。倘若孩子們問「祖母家的網絡密碼是多少」，我一定告訴他們：「不用問了，就用流量；用完了，就安安靜靜地坐着，今天的作業可以不用寫。」母親一定會慈愛地望着，依然是她相片上燦爛的笑容。



負債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春日椿餅

「雨水」這個節氣一過，春天的氣息，就越來越濃了。說到初春時期的和果子代表，就不得不提椿餅。在每年二月的銷售旺季，椿餅以各種不同姿態粉墨登場，不論是大商場的招貼畫上，還是百年老店的陳列櫃裏，好像只有吃過了椿餅，才算是一隻腳邁進了春天的「領地」。

但風靡全日本的椿餅，其實並不是和食。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飛鳥時代，使者們從大唐將它帶回，至此開啟了顯山露水的新篇章。在著名女文青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中，也曾詳細提及王孫貴族們吃椿餅的樣子，作為上層階級的專享，當時的椿餅，就像中世紀被歐洲貴族們捧在手心上的拿破侖一樣，渾身上下散發出一股優越、華貴的氣質。

椿餅的流行，跟當時日本人對「椿」的喜愛也息息相關。作為山茶花同屬科，每當冬天到來草木凋零，整個院子裏只有它是精氣神十足的，油亮油亮的椿葉還是那麼生機勃勃，讓人看一眼就打滿雞血，在那個時代，怎麼會有人不愛？摸清了門道的員工們，除了致力於栽種椿花，也紛紛拓展思路，把葉子用於茶道、甜食的裝飾上，於是就有了用椿葉包裹的椿餅，椿文化「扣題作文」再加一分。

百年歷史轉眼如煙過，如今再看椿餅，已是非常樸素了。糯米粉混入甘葛煎出的汁，再蒸熟，吃到嘴裏是淡淡的清甜，只有糯米原香發揮到了極致。但在當時連砂糖都稀有的年代裏，一顆椿餅，一片綠葉，足能讓人興奮上一整天。現在商家們為了吸引顧客，用紅豆、抹茶等餡料替代了經典款。依舊是綠葉配上白糯米，內裏卻有不同乾坤，只是當我們熟悉了內沙的甜，便少有人再去回憶糯米的清亮，曾經不二的角色在一個需要妥協的舞台上，也難再現當年之勇。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